聊齋誌異

聊齋誌異卷之八

般

○○畫馬

臨清崔生、家窶貧、圍垣不修、每晨起、輒見一馬臥露草間、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逐去、夜又復來、不知所自、崔有好友官于晉、欲往就之、苦無健步、遂捉馬施勒乘去、囑屬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以告、既就途、馬騖駛、瞬息百里○夜不甚餤芻豆、意其病、次日緊銜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怒如昨○復縱之、午已達晉、時騎入市廛、觀者無不稱歎○晉王聞之、以重直購之○崔恐為失者所尋、不敢售、居

半年無耗遂以八百金貨於晉邸乃自市鏈騾歸後王以急務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見索諸主人主曾姓實莫之睹及入室見壁間掛子昂畫馬一幀内一匹毛色渾似尾處爲香炷所燒始知馬畫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曾時崔得馬資居積盈萬自願以直貸曾付校尉去曾甚德之不知崔即當年之售主也

。局詐

某御史家人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攀談漸問主人姓字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内使也語漸款洽因曰官途險惡顯者皆附貴戚之門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

曰、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王曰、公主侍人以禮、能覆翼人、其侍即係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見公主、當亦不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使指其門戶。曰、日同巷、不知耶。家人歸、告侍御。侍御喜、即張筵、使家人往邀王。王欣然來。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巷之誼、即賜百金、不肯效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訂約。王曰、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且晚當有報命。越數日、始至、騎駿馬甚都、謂侍御曰、可速治裝行。公主事大煩、投謁者踵相接、自晨及夕、不得一間。今得一間、宜急往。候則罔見無期矣。侍御乃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祗候。王先持贄入。久之

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遞傳呼、侍御傴僂而入、見高臺上坐麗人、姿貌如仙、服飾炳燿、侍姬皆著錦繡、羅列威行、侍御伏謁盡礼、傳命賜坐簷下、金椀進茗、主略致溫旨、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靴貂帽、既歸、深德主、將刺謁謝、則門闃無人、疑其侍主未復、三日三詣、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則高扉扃錮、訪之居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三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副將軍某負貲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之、自言內兄為天子近侍、茶已請間、云日下有某處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

其妾、其人曰此無須踟躕、某不過欲抽小數予內兄將軍錙銖無所望、言定如干數、署券為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從懷中而攫之耶、某乃喜、諾之、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恭謁、殊傲睨不甚為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率非萬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慮有反覆、其人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之耶、且朝中將相、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其人送之曰、三日即覆公命、逾兩日、日方西、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矣、待某驚甚、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上命賜坐、慰問殷勤、顧左右曰、聞

某武烈非常、今見之、眞將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侯封有日耳、某拜恩出、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券兌付而去、于是高枕待缺、日誇榮于親友、過數日、探訪之、則前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于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何得授之他人、司馬怪之、及述寵遇、半如夢境、因司馬怒、執下廷尉、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則朝中並無此人、又耗萬金、始得革職而去、異哉、武弁雖駿、豈朝門亦可偽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所謂大盜不操矛弧者也。

嘉祥李生、善琴、偶適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遂以賤直得之、拭之有異光、安弦而撫、清烈非常、喜極、若獲拱璧、貯以錦囊、

藏之密室雖至戚不以示也邑丞程氏新莅任投刺謁李ㄑ故寡交游以其先施故報之過數日又招飲固請乃往程爲人風雅絶倫議論瀟洒李悅焉越日折柬酬之惟笑益洽從此月夕花晨未嘗不相共也年餘偶于丞廨中見繡囊裹琴置几上李便展玩程問亦諳此否李曰生平故好程訝曰知交非一日絶技胡不一聞撥爐爇沉香請爲小奏李敬如教程曰大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其聲冷ㄑ有絶世出塵之意李更傾倒願師事之自此二人以琴交情分益篤年餘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李以琴供之未肯洩所藏也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肄一曲亦願聞之乎李爲奏湘妃幽怨若泣

李亟賞之。丞曰、所恨無良琴、若得良琴、音韻益勝。李欣然曰、僕畜一琴、頗異凡品、今遇鍾期、何敢終密。啓櫝負囊而出。程以袍袂拂塵、憑几再鼓、剛柔應節、工妙殊等、李擊節不置。丞曰、區區拙技、負此良琴、若得荊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李驚曰、公閨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適此操乃傳其細君者。李曰、恨在閨閫、小生不得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以形迹相隔。明日請攜琴去、當使隔簾為君奏之。李悅、次日抱琴而往、丞即治具歡飲。少間、將琴入、旋出即坐、依兒簾內隱隱有麗嬋娟之音流戶外。又少時、繁聲細作、聽之、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娛耳。令人魂魄飛越、曲終、使來覷簾、竟二十餘絕代之姝也。丞以巨白勸酬、內復

改紙為閑情之賦。李形神益惑、傾飲過醉、雖席與辭、索琴、丞
曰、醉後妨有蹉跌、明日復醉。當令僕人盡其所長。李辭、次日詣
之、則廨舍寂然。惟一老隸應門。問之、云五更攜眷去、不知所作、
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暮、並無音耗、吏皂皆疑、白令、
破扃而觀其室、已盡空。惟几榻猶存耳。達之上台、亦不測其何故。
李喪琴、寢食俱廢、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丞故楚產、三年
前捐貲受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 里、楚中並無其人、或云
有稱道士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術、二年前忽去不復見、疑
即其人、又細審其年甲容貌、脗合不誤、乃知道士之納官、皆為
琴也。知交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而出琴、漸而獻技、又漸而攫

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士之癖、更甚于李生也。天下之騙机多端、若道士騙中之風雅者矣。

○三朝元老

某中堂、故明相也、曾降流寇、世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落成、數人直宿其中、天明見堂上一匾云、三朝元老、一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懸、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亡八、次句隱無耻也。

○○○鍾生

鍾慶餘、遼東名士、應濟南鄉試、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趵突泉、適相值、年六十餘、鬚長過腹、一皤然道人

也集閒究科者如墳道士悲以微詞授之於衆中見生忻然握手
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登閣上屏人語因問奚欲知將來否
曰然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
尊堂矣生至孝聞之泣下遂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已往一
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某不可復爲人貴爲卿相何加焉道
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以一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
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忽日示出神志
喪矣因計終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攜僕賃驢即
刻束邁驅里許驢忽返賃亦之不馴控之則蹶生無計焦汗如
雨僕力止之生不听又賃他驢亦如之日已啣山莫知爲計僕又

勸曰、明日即完場矣、何爭此一朝夕。予請即先生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暇息、星馳而歸、則母病彌慢、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泣、母搖首止之、執手喜曰、適夢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稽爾生 生無大罪惡、今念汝子能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歷數日、果平復如故、未幾聞捷、與好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欣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詢其先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耄耋足矣。君前身與我為僧侶、以石投犬、誤斃一蛙。今已投生為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札。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為婦不貞、數

應必賽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祝恐歲後瑾台隨也生惘然良
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囑曰尚遇危急宜奔
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鍾男令於西江娶遣從者以便道過中
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士女甚雜方欲繫轡趨過
有一犬勒壯驢隨之而行致驢蹄跌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
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媼抱坐堤上驢冲過庭從皆不及防
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驢絕馳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
約三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姓方使詰
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即寄居此間當使徹
者去至晚待耗始知為世子叟大駭曰世家可以為加此真莫能

耶矣。生哀不已、叟籌思曰、不可為也、請過一宵、聽其緩急。倘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枕、次日偵听、則已行諜訊察、狀藏者無宗耶、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惧、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入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飲對、叟以旨吾謀洩矣、問之、答云、余姊夫爲道、挂錫南山、謀又謝世、遺有孫女、從僕撫養、亦頗慧、以奉箕箒如何。生喜、特適士之訪。而又來視、戚家迥、可以得其同謀。曰、小生誠安、然似遠者耶、人深悉、眇累丈人。叟曰、此為君謀也。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卺後、自與甥女籌之。必合有謀、婚畢極精焉、女十六歲、艷絶無與、生每對之欷歔、女云、喜即迥何遂遽見嫌。怨生、謝曰、娘子仙人、相耦為幸。但有禍患。恐致牽連。因以實告、女愁曰、男乃非

人。此痛天之禍，不可為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窞。生長號曰：是小生以死命哀懇懇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寞，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日耳。女嘆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辭。然父自削髮招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槍棰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毡飾厚作蔽膝，各以隱著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逕拗折絕陷不復可乘，下輿，女跬步甚艱，生挽臂扶之，蹐蹶始得上達。不遠即見山門，共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為某事，遂使卿罹此苦。女慨然曰：恐此尚未是困。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僮執拂侍之。方丈中掃

除光潔而坐前悉布沙礫密如星宿女夫被縛入跪其上坐亦從諸

其後僧開目一瞻即復合去女參問久不定者今女已嫁故偕婿來

僧久之啟視曰妃子大累人即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石

將墜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騾來未女答曰未曰夫妻即

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既歸如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

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

杖付生為代死者此君也便囑瘞葬致祭以解竹木之冤生視之

斷處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鬼妻

泰安聶鵬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遘疾卒聶坐臥悲思忽忽若

失。一夕獨坐。妻忽排扉入。聶驚問何來。笑云。妾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聶喜。攜就床寢。一切無異于常。從此星離月會。積有年餘。聶亦不復言娶。伯叔兄弟懼墮宗主。私族于謀。勸聶鸞續。聶從之。聘于良家。然恐妻不樂。秘之。未幾。吉期逼邇。鬼知其情。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質盟不卒。鍾情者固如是乎。聶述宗嗣之意。鬼終不悅。謝絕而去。聶雖憐之。而計亦得也。迨合巹之夕。夫婦俱寢。鬼忽至。就床上撾新婦。大罵何得占我床寢。新婦起。方與撐拒。聶惕然赤蹲。並無敢左右袒。無何雞鳴。鬼乃去。新婦疑聶妻故並未死。謂其賺已。投繯欲自縊。聶為之緬述。新婦始知為鬼。日夕復來。新婦懼避之。鬼

亦不與聶寢、但以指搔膚肉已、乃對燭目怒相視、默默不語、如
是數夕、聶患之、近村有良於術者、削桃為釘、釘墓四隅、其怪始絕、

○○○夢狼 九卷

白翁、直隸人、長子甲、筮仕南服、二年無耗、適有瓜葛丁姓造謁、翁
款之、丁素走無常、談次、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
但微哂之、別後數日、翁方臥、見丁又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闕、移
時、丁指一門曰、此間君家甥也、時翁有姊子為晉令、詫曰、烏在此、
丁曰、倘不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冠豸繡坐堂上、戟幢行列、

無人可通丁叟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遠亦願見之否翁諾步間至一第丁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視墀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啣死人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為者甲曰聊充庖廚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寧辭欲出而群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諸狼紛然嗥避或竄牀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努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撲地化為虎牙齒巉巉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年四月間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錘錘齒齒零落墮地虎大吼聲震山岳翁大懼忽醒

乃知其夢必異之。遣人招丁、丁辭不至。前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
戒哀切。既至、見兄門齒又脫、駭而問之、醉中墮馬所折。考其時、
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變色、間曰、此幻夢之適符耳。
何足怪。時方以賂當路者得首薦、故不以妖夢爲意。弟居數日、見其
衙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
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
官。愛百姓、何術能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告父。翁聞之
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
次年報甲以薦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欷歔、伏枕托疾不出。
未幾、聞子歸途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

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翁者咸以為道路訛傳惟翁則深信不疑刻日為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即遭寇甲傾裝以獻之諸寇曰我等來為一邑之民洩冤憤耳寧為此哉遂決其首又問家人有司大成者誰是司故甲之腹心助紂為虐者家人共指之賊亦殺之更有蠹役四人甲聚斂臣也將携入都並搜決訖始分貲入囊騖馳而去甲魂伏道傍覽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老後見此凶慘宜續其頭即有一人掇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領可也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收其屍見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但寄旅邸貧不能歸半年許

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雖復生而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翁姊子有政声是年行取為御史悉符所夢

異史氏曰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于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甦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鄒平李進士国九居官頗廉明常有富民為人羅織門役嚇之曰官索汝二百金宜速辦不然敗矣富民懼諾備半數役搖手不可富民苦哀之役曰我無不極力但恐不允耳待聽鞠時汝目睹我為若白之其允與否亦可明我意之無他也少間公按是事役知李戒烟近問飲烟否李搖其首役即趨下

以適言其數。官權首不許。故見之耶。富民信之懼。許如數。後知李嗜茶。近閤飲茶店。李領之。役杙烹茶趨下。曰。諸吳適首肯。汝見之耶。既而審結。富民果獲免。後即收其苞苴。且索謝金。嗚呼。官自以為廉。而罵其貪者。載道焉。此又縱狼而不自知者矣。世之如此類者更多。可為居官者箴一鑒也。

象

學中有獵獸者。挾矢如山。倦臥憩息。不覺沉睡。醒。象來將攝而去。自分必遭殘害。未幾。釋置樹下。頓首一鳴。群象爭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象伏樹下。仰視樹而俯仰人。似欲其登。獵者會意。即足踏象背。攀

猴向下，蛩至樹巔，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時，一肥者竟將樹撐擊象，戰慄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求憐狀。獵者會意，因望猴猴發一箭，猴猴立殪。諸象騰空，意若招獵者。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來。獵者隨跨其上，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得脫牙無算。獵人下，求治置象背，象乃負送出山，始返。

有猴猴來滿家帽袖拔猴撐

質尸

有樵夫赴市，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人懸繫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遂不復見。駭奔至一村，時已昏暮，有數人聚火焰地，似有所尋。近問訊，並眾述狀畢，忽空中墜一人頭，鬚髮蓬然。樵忽已渺，眾人亦言所見，合之遂成一人，究不解其何

來後有入荷藍而行忽見其中有人頭人訝詰之始大驚傾諸地上宛轉而沒

紫花和尚

諸城丁生野鶴公之孫也少年名士沉病而死隔夜復甦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參玄遣人邀至坐就榻前講楞嚴生每聽一節都言是非乃曰使吾病痊證道何難惟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蓋邑有某生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疏方下藥病愈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侍兒也紫花和尚與妾有夙冤今得追報君又活之耶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懼辭丁丁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實告丁嘆曰孽自前生死吾分耳尋

者、後尋諸人、果有紫花和尚、高僧也、　青州董尚書夫人嘗

[illegible]

○○○嫦娥

太原宗子美、從父遊學、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嫗有素、一日

父子過紅橋、遇之、固請過諸其家、瀹茗共話、有女在旁、殊色也、翁

亟贊之、嫗顧宗曰、大郎温婉如處子、福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帚、

如何、翁笑、促子離席、使拜嫗曰、一言千金矣、先是嫗獨居、女忽自至、

告訴孤苦、問其小字、則名嫦娥、嫗愛而留之、實將奇貨居之也、時

宗年十四、睨女、心竊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熱、隱以白

母、翁笑曰、曩與貪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金幾何矣、此何可

易言、逾年、翁媪並卒、子美不能忘情嫦娥、服將闋、託人示意林

姮姮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輕折腰何媼視之不值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姮乃云妾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遂都忘卻今既云云我豈留嫁天王耶要日日裝束實望易千金今請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适有寡媼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顛當偶窺之雅麗不減嫦娥向慕之每以餽遺階進久而漸熟往往送情以目而欲語無間一夕踰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約為嫁娶辭以兄負販未歸由此蹈隙往來形迹周密一日偶經紅橋見嫦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嫦娥望見招之以手宗馳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宗述其故女入室取黃金一鋌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永與卿絕遂他有所約受金而為卿謀是

負人也受金而不爲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良久曰君所約妾頗知之其事必無成即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竭夜告之顛當顛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專心嫦娥宗不語願下之而宗乃悅即遣媒納金林嫗嫗無辭以嫦娥歸宗入門後悉述顛當言嫦娥微笑陽慫恿之宗喜急欲一白顛當而顛當迹久絕嫦娥知其爲已因暫歸寧故予之間囑宗竊其佩囊已而顛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勿急及解衿狎笑脇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顛當變色起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絕宗曲意挽解不聽竟去一日過其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僦居其中顛當子母遷去已久影滅迹絕

莫可問訊、宗自娶嫦娥、家暴富、連閣長廊、彌亘街路、嫦娥善諧謔、適見美人畫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此亦何難、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趨入室、對鏡修妝、傚飛燕舞風、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風情態度、對卷逼真、方作態時、有婢自外至、不復能識、驚問其僚、復向審注、恍然始笑、宗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床闥矣、一夜方熟寢、數人撬扉而入、火光射壁、女急起、驚言盜入、宗初醒、即欲鳴呼、一人以白刃加頸、懼不敢喘、又一人掠嫦娥負背上、鬨然而去、宗始號家役畢集、室中珍玩無少亡者、宗大悲、怛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殊無音息、荏苒三四年、鬱鬱

無聊、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無計不施、偶過姚巷、值一女子、垢面敝衣、傴僂如丐、停趾相之、亦頗當也、駭曰、卿何憔悴至此、答云、別後南還、老母既世、爲惡人掠賣旗下、撻辱凍餒、所不忍言、宗泣下、問可贖否、曰、難矣、耗費煩多、不能爲力、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償焉、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女約明日出西城、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曰、諾、次日早往、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者試君心耳。其綈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北行數武、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讌、宗約與俱歸、女曰、妾多俗累、不能從、嫦娥消息。固所聞

之宗急詢其何所女曰其行踪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一目眇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天明示以途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垣盡頹叢竹內有茅屋半間老尼綴衲其中見客至漫不爲禮宗揖之尼始舉頭致問因告姓氏卽白所求尼曰八十老瞽與世睽絶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乃曰我實不知有二三戚屬來夕相過或小女子輩識之未可知汝明夕可來宗乃出次日再至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更漏已催明月高揭徘徊無計遥見二三女郎自外入則嫦娥在焉宗喜極突起急攬其袪嫦娥曰莽郎君嚇煞妾矣可恨顛當饒舌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執手款曲歷訴艱難不覺惻楚女曰實相告妾實姮

嫦娥被謫、浮沉俗間、其限已滿、托爲寇刼、所以絕君望耳、尼亦王母守府者、妾初謫時、蒙其收卹、故暇時常一臨存、君如釋妾、當爲代致顛當、宗不聽、垂首隕涕、女遙顧曰、姊姊來矣、宗方四顧、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恍惚覺魂已出舍、悵悵靡適、俄見嫦娥來、捉而投之、足離于地、入寺、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痴郎痴郎、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顛當賤婢、害妾而殺郎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既命家人治裝、乃返身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嘆而返、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宗愕然不能答、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當自至。未幾顛當

果至。倉皇伏榻下。嫦娥直指辯之曰。小鬼頭陷人不淺。顛當叩頭。但求赊死。嫦娥曰。推人坑中而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一姑不日下嫁。須繡枕百幅。履百雙。可從我去。相共操作。顛當恭白。但求分工。授時賚送。女不許。謂宗曰。君若緩頰。即便放却。顛當目宗。宗笑不語。顛當目恚之。乃乞還告家人。許之。遂去。宗問其生平。乃知其西山狐也。買輿待之。次日果來。遂俱歸。然嫦娥重來。恒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狎戲。惟稚褻 敎顛當爲之。顛當慧絕。工媚。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夕。一夜漏三下。猶聞顛當房中吃吃不絕。使婢竊聽之。婢還不以告。但請夫人自往。伏窗窺之。則見顛當凝妝作己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 哂而退。未幾。顛當心

暴痛急披衣覓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厭勝者汝欲自捧心傚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賭嫦娥每趺坐眸含若瞑顛當悄以玉瓶插柳置几上自乃垂髮合掌侍立其側櫻唇半啟瓠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目問之顛當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嫦娥笑罵之罰使學童子拜顛當束髮遂四面朝參之伏地翻轉逞諸變態左右側折襪能磨乎其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啣鳳鉤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

娥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顛當惧釋手伏地嫦娥又厲責之衆不
解嫦娥謂宗曰顛當狐性不改適間幾為所愚若非夙根深者
墮落何難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顛當慚惧告宗曰妾于娘
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愛之極不覺媚之甚謂妾有異心不惟不
敢亦不忍宗因以告嫦娥嫦娥遇之如初然以狎戲無節數戒宗
宗不聽因而大小婢婦競相狎戲一日二人扶一婢效作楊妃二人以
目會意賺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遽釋婢暴顛墀下聲如傾堵
衆方大譁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嵬薨矣大衆惧急白主人嫦娥
驚曰禍作矣我言如何哉往驗之不可救使人告其父其父某甲素
無行號奔而至負尸入廳叫罵萬端宗閉戶惴恐莫知所

措婦娥自出責之曰主郎虐婢至死律無償法且避追暴殂焉知其不再甦甲謀言四支已冰焉有生理婦娥曰勿諱縱不活自有官在乃入廳事撫尸而婢已蘇撫之隨手而起婦娥返身怒曰婢幸不死賊奴何得無狀可以草索縶送官府甲無詞長跪哀免婦娥曰汝既知罪姑免究處但小人無賴反覆何常留汝女終為禍胎宜即將去原價如干數當速措置來遣人押出俾逃二三村老券誑署尾已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恙乎答曰無恙乃付之去已遂召諸婢數責徧杖又呼顛當為之嚴禁謂宗曰今而知為人上者一笑嚬亦不可輕謔瑞開之自妻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此循環之定

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宗敬聽之，顛當泣求恢服，嫦娥乃捉其耳，逾刻釋手，顛當憮然為間，忽若夢醒，據地自投，歡喜欲舞，由此閨閣清肅，無敢譁者。婢至其家，無疾暴死，甲以贖金莫償，浼村老代求憐恕，許之。又以服役之情，施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刃破左脇出之，果男，無何復有身，又破右脇而出一女，男酷類父，女酷類母，皆論昏於世家。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天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亨者，又何以為解

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父之也。

鞠樂如

鞠樂如，青州人，妻棄家而去。後數年，道服荷蒲團至。經宿欲去，戚族強留其衣杖。鞠託閒步至村外，室中服具皆冉冉飛出，隨之而去。

○○○褚生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僧寺，徒侶甚繁。內有褚生，自言山東人，攻苦講求，略不暇息；且寄宿齋中，未嘗一見其歸。陳與最善，因詰之。答曰：「僕家貧，辦束金不易，即不能惜寸

険、而加以夜半、則我之二日、可當人之三日、陳感其言、欲携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且勿、我視先生學、非吾師也、卓誠門有吾先生、年雖老、可師、請與俱遷之、蓋郡中設帳者、多以月計、月終束金、先任其留去、于是而生同諸吕之越之宿儒、落魄不能歸、因授童蒙、貿非其志也、得而生甚喜、而褚又甚歡、遂日與人了、故尤器重之、而人情好紛𥨊、晝同几、夜同榻、月既終、褚忽假歸、十餘日不復至、共疑之、一日陳以故天寧寺、遇褚廊下、劈蕨碎硫、　作丈其馬、見陳忸怩不安、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間、戚然曰、貧無以遺先生之半月費、始能一月讀、陳感慨良久、曰、但往讀、自合極力、命從人收其叢同歸、整戒陳勿洩、但托故以告先生、陳　又固辭、貫居物致爲

陳輙竊父金、代褚遺師、父以亡金責陳、陳實告之、父以為癡、遂使廢學、褚大慚、別師歎去、呂知其故、讓之曰、既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返陳父、止褚讀如故、與其齊豫、若子為陳雖不入館、每邀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而陳要之彌堅、往往泣下、褚不忍絕遂欵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呂感其誠、納之、而廢學既久、較猶懸絕矣、居半年、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寄父門人、華歛金助裝、褚惟酒涕依戀而已、呂臨別囑陳師事褚、陳從之、館褚于家未幾入邑庠、以遺才應試、陳慮不能終幅、褚請代之、至期褚偕一人來、云是表兄劉天若、囑陳暫從去、陳方出、褚忽自後哭之、身欲踣、劉急挽之而去、既跳一過、相携循于其家、家無婦女、即館客于

內舍居數日忽已中秋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遊人甚衆嘗往一
豁積悶相便送君歸使人荷茶與酒具而往但見水榭梅亭喧
啾不得入過水閣則老柳之下橫一畫舫相將登舟酒數行苦寂
劉顧僮曰梅花館近有新姬不知在家否僮去少時與姬俱至
蓋拘欄李邋遢也李都中名妓工詩善歌陳曾與友人飲其
家故識之相見略道溫涼姬戚戚有憂容劉命之歌爲歌蒿里
陳不悅曰主客即不當鄉意何至对生人歌死曲姬起謝強顏歡
笑乃歌艷曲陳喜捉既已卿向日浣溪紗讀之數過今并忘之
姬吟曰淚眼盈盈对鏡台開簾忽見小姑來低頭轉側看弓鞋
強解綠蛾開笑面頻將紅袖拭香腮心心猶恐被人猜陳反覆

四載。已而泊舟過長廊，見壁上題咏甚多，即命筆記詞其上。日已薄暮，刘曰：閘中人將出矣。遂送陳歸，入門即別去。陳見室暗無人，俄延閒，褚已入門，細審之，却非緒生。方疑，客遽身而仆。家人曰：公子憊矣。共扶掖之，轉覓扑者非他，即已也。既起，見褚生在旁，惚惚若夢，屏人而研窮之。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久當投生，所以因循於此者，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以代捉刀，三場畢，此願了矣。陳復求赴春闈，曰：君先世福薄，慳吝之骨，誥贈所不堪也。問將何適，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分，繫念常不能置，表兄為冥司典簿，求白地府王者，或當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訪劉李姬，將問以泛舟之事，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

句猶存、而淡墨依稀、若將磨滅、始悟題者爲魂、作者爲鬼、至夕稽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敬與君別、遂伸兩掌、命陳、稽寫字于上、以誌之陳將置酒爲餞、稽首曰、勿須、君如不忘舊好、放榜後勿俾僧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候于門、稽方依依、其人以手摟其項、隨手而匾、掬入囊、負之而去、過數日、陳果捷、于是治裝如越、呂妻漸有娠、十年、五旬餘、忽生一子、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請相見、便謂掌中當有文曰、稽、呂不深信、兒見陳、十指自開、視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共相歎異、陳厚賂之、乃返、後呂以歲貢廷試入都、舍于陳、則兒十三歲入泮矣。

異史氏曰、呂老教明人、而不知自教其子。嗚呼、作善于人、而

降祥於已、一間也哉、褚生者、未以其報師先以冕報友、其志、

其行可貫日月、豈以其鬼故奇之與

盜戶

順治間滕嶧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為

盜戶、凡值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

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偽、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

先以盜之真偽、反復相苦、煩有司稽籍焉、遂官署多狐、宰有

女為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

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為盜、而以為姦、踰墻

行淫者、每不自認姦而自認盜、世局又一變矣。設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盜無疑也、

○鴻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翱翔、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并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鋌。弋人悟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鴻、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噫禽鳥何知、而鍾情若此。悲莫悲于生別離、物亦然耶。

○○○瞽女

牧大興、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非兒女婚嫁無賓、厨無肉、然能逞意漁色、色所在冗費不惜、每逸逾垣過村、縱蕩婦眠、一夜遇少

婦猶行知爲亡者強脅之引與俱歸燭之美態自言翟氏細致厮
詰女不悅曰既加收齒何必復盤察如恐相累不如早去朱不敢問留
與寢處顧女不能安粗糲又厭見肉膻必燕窩雞心魚肚白作羹
湯始能餐飽朱無奈竭力奉之又善病日須參湯一碗朱初不肯
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投之病若失遂以爲常女衣必錦繡數日即
厭其故如是月餘計費不貲朱漸不供女啜泣不食求去朱懼
又委曲承順之每苦悶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爲戲戲時朱設簾
外抱兒坐觀之女亦無喜容數相詬厲朱亦不甚分解居二年家漸
落向女婉言求少減女許之用度皆損其半久之仍不給女亦以肉
糜相安又漸而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夜啓後扉亡去朱怡

帳若失偷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何大姓世胄也豪縱好客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入闥閨詰之則朱家之逃妾也朱為人何素窺之又悅女美竟納焉綢繆數日益惑之窮極奢欲供奉一如朱々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為意朱質于官々以其姓名來歷不明置不理朱貧產行賕乃准拘質女謂何曰妾在朱家原非禮媒定者胡畏之何喜將數所欣座客顧生諫曰收納逋逃已干國紀況此女入門日費無度即千金之家能何久也何大怒罷訟以女歸朱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者故貧士扣扉入自言所來黃見艷麗忽心波驚惧不知所為黃素慓刑因却之女不去應對閒嬌婉無那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能安貧女曰 起躬操家苦劬勞過

舊室焉、黃為人蘊藉瀟洒、工於內媚、因恨相得之晚、止恐風聲漏洩、
為懽不久、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不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
數歲、親愛甚篤、一日忽欲歸甯、要黃御送之、黃曰、向言無家、何
前後之舛、曰、曩漫言之、妾鎮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遂至于此、
妾家頗裕、君竭資而往、必撫相虧、黃從其言、賃與同去、至揚州
境、泊舟江際、女適憑窗、有巨商子過、驚其豔、反舟綴之、而黃不
知也、女忽曰、君家綦貧、今有一療貧之法、不知能從否、黃詰之、
女曰、妾相從數年、未能為君育男女、亦一不了事、妾雖陋、幸
未老耄、有能以千金相贖者、便鬻妾去、此中妻室田廬皆偹
焉。此計如何。黃失色、不知何故、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

肯以千金買妾者、其戲言于外以覘其有無責、不責、固自在、君
耶。黃不肯、女自與榜人婦言之、婦目黃、黃漫應焉、婦去無幾返
言鄰舟有商人子、願出八百、黃故搖首以難之、未幾復來、使言如
命、即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教渠姑待、我囑黃郎、郎令去、女謂
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事君、今始知耶。黃問以何詞遣之、女曰、請即
往署券、去不去、固自在我耳。黃不可、女逼促之、黃不得已、詣焉、立
刻兌付、黃令封誌之、曰、遂以貧故、竟果如此、遽相割捨、倘室人
必不肯從、仍以原金璧趙、方運金至舟、女已從榜人婦從船
尾登商舟、遙顧作別、並無悽戀、黃驚魂離舍、嗌不能言、俄商
舟解纜、去如箭激、黃大號、欲追傍之、榜人不從、開舟南渡矣、瞬息

達鎮江、運貨上岸、榜人急解舟去、黃守裝閟坐、無所適、望江水之滔々、如萬鏑之叢體、方淹泣間、忽聞嬌聲呼黃郎、愕然回顧、則女已在前、遂喜極、負裝從之、問卿何遽得來、女笑曰、再遲數刻、則君有疑心矣、黃乃疑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知君吝、都非魄之、子邪都非卿知之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致千金者、指囊充物、而合浦珠還、君幸從矣、窮問何為、乃僱役荷囊相將俱去、至水門內一宅、南向、徑入、俄而翁媼男婦絡出相迎、皆曰黃郎來也、黃入參公姥、有兩少年揖生與語、是女兄弟大郎三郎也、筵間味無多品、玉柈四枚、方几已滿、雞蟹鵞魚、皆臠切為箇、少年以巨椀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導入別院

俾夫婦同處衾枕滑更而麻則以熟革代棕藏焉日有婢媼餽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出黃獨居悶苦屢言歸女固止之一日謂黃曰今為君謀請買一人為子嗣計然買婢媵則價奢當偽為妾也兄者使父與論昏良家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士之女新寡議聘金百緡女強為娶之新婦小名阿美頗婉妙女嫂呼之黃瑟縮不安女殊坦坦他日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一省阿姨月餘可返請夫婦安居遂去夫妻獨居一院按時給飲食亦甚隆備然自入門後曾無一人復至其室每晨阿美入覲媼一兩言輒退娣姒在旁惟相視一笑既流連久坐亦不祇曲黃見翁亦如之偶值諸郎聚語黃至既都寂然黃疑悶莫可告語

阿美覺之、詰曰、君既與諸郎伯仲、何以月來都雖如生客、黃倉猝不能對、吃吃而言曰、我十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姑閒閱、及妯娌里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曰、妾家雖貧、無作賤媵者、無怪諸宛若鄙不齒數矣、黃惶怖莫知籌計、惟長跪一聽女命、美收涕挽之、轉請所處、黃曰、僕何敢他謀、計惟孑身自去耳、女曰、既嫁復歸、于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俟其歸、問彼既出此謀、將何以置妾也、居數月、女竟不返、一夜、聞客舍宣飲、黃潛往窺之、見二客戎裝上座、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作兜牟、虎口啣額、鼻耳悉具焉、驚異而返、以告阿美、竟

莫測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謀欲徙寓他所又恐生其猜度黃曰
嘗告卿卽南海人還祈証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今欲攜卿去
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二年中當復至卿能待〻之
如欲他適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而從之黃不可阿美流涕
要以信誓乃別而歸黃入辭翁媼時諸郎皆他出翁挽留以
待其歸黃不聽而行登舟悽然形神喪失至瓜州忽回首見
片帆來駛如飛漸近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還謂曰
君欲遄返胡再不謀遺夫人去二三年誰能相待也言次舟
已逼近阿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跳身遄去先是阿美
旣歸方向父母泣訴忽大郎將輿登門按劍相脅逼女風走

一家惜息，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黄不解 何遂而得美良嘉耦
舟遂發，至家，出貨營業，頗稱富有，阿美常懸念父母，欲黄一往
探之，又恐以霍女來，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張翁訪至，見屋
宇修整，心頗慰，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探問，見門戶已扃，
第主亦不之知，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悲涕，謂被奸人賺
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黄實告以情，因相猜為神，後
阿美生子，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鎮江，至楊州界，休于
旅舍，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膝上，笑問何
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答云不知，女曰，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爲
挽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黄金内袖，曰，將

言曰買歡兒問其詳曰兒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朱大興死無棺木當助之勿怨也老僕歸舍失少主尋至他室聞與人語窺之則故主婦簾外微嗽將有咨白女推兒榻上恍惚已杳問之舍主並無知者數日自鎮江歸語黃又出所贈黃感嘆不已及詢朱則死裁三日露尸未葬厚瘞之

異史氏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為貞然為吝者破其慳為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破之則不必其憐之矣貪淫鄙吝之骨溝壑何惜焉

○○○司文郎

平陽王平子赴試北闈賃居報國寺中有餘杭生先在王以比屋

居、校刺處生不之答、輒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絕、一日有
少年遊寺中、白服裙幘、望之傀然、近與接談、言語諧妙、心愛敬之、
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設座、相對噱談、餘杭生適遇、
共起遜坐、生居然上座、更不撝挹、卒然問宋、亦入闈者耶、答曰
非也、駑駘之才、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進取、
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而不通者
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言已鼓掌。
王和之、因而哄堂、生慚忿、軒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
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趨寓所、出經授王、
王隨手一翻、指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宋曳之曰

口占可也。我破已成，予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嫚罵，何以為人。王力為排難，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仁焉。宋立應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生遂不作，起曰：其為人也小有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款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宋流覽絕疾，踰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沉深于此道者，然命筆時，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冀倖得之心，即此已落下乘。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啗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日更一作也。從此相得甚懽，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為之設水角焉。餘杭生時一遇之，

雖不甚傾跌，而傲睨之氣頓減。一日，以窓藝示宋，宋見諸友圈贊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疑其未覽，復請之，答已覽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難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覽丹黃，何知不佳？宋便誦其文，如夙讀者，且誦且訾。生跼蹐汗流，不言而去。移時宋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強搜，得見文多圈點，笑曰：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朴訥，靦然而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傖楚何敢乃爾！必當有以報之。王力陳輕薄之戒以勸之。宋深感佩。既而場後，以文示宋，宋頗相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僧坐廊下，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請教。因命歸取文，遇餘杭生，遂

與出來、王呼師而叅之、僧疑其問醫者、使詰症候、王具白、請教
之意、僧笑曰、是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
作兩千餘言、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王從之、每焚
一作、僧嗅而頷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
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
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生大駭、
始焚己作、僧曰、適領一藝、未窺全豹、何忽另易一人來也、生托言
朋友之作、止此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曰、勿
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生慚而退、數
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生與王走告僧、僧 嘆曰、僕雖盲于目

而不盲于鼻、簾中人並盲矣、俄餘杭生並意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為尔師、生與王並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為罰、僧憤曰、剜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嘔、下氣如雷、眾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知而驟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宋慰王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弘、能克己則學益進、當前蹶落、固是數之

不偶乎心，而論文亦未使登峰，其由此，嗚呼。天下自有不肯之人。王肅然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中新桂米珠，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鏹，可以發用，即示其處。王謝曰：昔賓范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慴伏，方訶責間，見有金爵，類多鐫款，審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為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遺也。王乃喜，稱得金八百餘兩，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與平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僧，僧已去。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宋曰：此戰不捷，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不能止，王反慰解

之宋曰僕為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 累及良友其命也夫
其今是矣王曰萬書固有没在好先生乃無 志進取非命也宋拭
泪曰又欲有言恐猶觸怒某非某人乃飄泊之游魂也少負才名
不得志于場屋佯狂至都冀得知我者傳諸著作甲申之年竟
罹于難歲已數遂幸相知愛故極力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
願實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誰復能讀然哉王
亦感泣問何淹滯曰去年上帝有命要宣聖及閻羅王核查劫
鬼王者備諸曹任用餘者即伴輪賤名已錄所未投到者欲一
見飛黃之快耳今請別矣王問所考何職曰梓潼府中缺一司
文郎暫令征取僅署名文運所以顛倒萬一倖得此秩當使聖

教昌明明日晰晰而至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視之色喜、謂可司文閣羅稽簿、欲以口舌見棄、宣聖爭之乃得就、某伏謝已負及呼近案下、嘱云今以憐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貽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于文學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取。王曰、果爾、餘杭其德行何在、曰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必矣、即前日贅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以生前拋棄字紙過多、罰作贅、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托遊歷肆耳。王命置酒、宋曰、無須、餘藏之扰、盡此一刻耳、為我設水角、足矣、王悲恰不食、坐金自噉、頃刻已過三藏、捧腹曰、此餐可飽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已成菌矣、藏作莉餌、可　益見惠。王問後會、曰

敗有官責當引嫌也又問梓潼祠中相斷機可能違否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則其兄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没王視舍遠采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究狀在禹王廟殊自刻厲一夜夢衆舉孟而至曰君向以小忿悞殺一婢削去祿籍今爲行已祈除矣然命薄不足仍仕進也是年捷于鄉明年春闈又捷遂不復仕生二子其一魁鈍睽以簡遂大慙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旅次極道契闊深自降抑然鬢毛斑矣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爲文未必盡無可觀而驕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棄已久故鬼

神皆玩弄之。脫能增修厥德、則簾內之刺舁賴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佳也、

○○醜狐

穆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衣服炫麗而顏色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温冷榻耳、生懼其狐而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床無裀褥、女代以袍、將曉起而囑曰、所贈可急市軟帛作臥具、餘者絮衣作饌、足矣、倘得永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妻亦喜、即市帛為之縫紉、女夜至、見臥具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劬勞哉、留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去

必有所遺。年餘，屋廬修潔，內外皆衣文錦繡，居然素封。女貽
貽漸少，生由此心厭之，聘術士至，畫符于門。齧折而棄之，入指生
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義
既絕，受于我者須要償也。忿然而去。生懼，告術士。術士作壇陳
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割去一耳。衆大懼奔散，術士亦掩
耳竄去。室中擲石如盆，門窗釜甑，無復全者。生伏牀下，蓄縮
汗聳。俄見女抱一物入，猫首猧尾，置牀前，嗾之曰：嘻嘻，可嚼奸
人足。物即齕履，齒利于刃。生大懼，將屈藏之，四肢不能動。物嚼
指與腕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勿隱。生應之。
女曰：呵呵。物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捜括，珠鈿衣服之外

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嘻物復賚、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父之家人漸聚、從床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盡空、惟當年破敝存焉、遂以覆生衾臥、又懼十日復來、乃貸婢鬻以足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言而去、自此遂絕、生足創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矣。狐適近村于氏子、業農、家不中貲、三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蔓、所衣華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適野、遇女于途、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遙擲之、反身逕去、後于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于子睹其來、拜參之、遙祝、父即去世、兒輩皆若子、縱不

撫卿何忍置令責也女去遂不復至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亦壯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負也既貴而殺趙孟則賢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即萬鍾何動焉觀其見金色喜其亦利之所在喪身辱行而不惜者歟傷哉貪人卒取殘敗

○○○呂無病

洛陽孫公子名麒娶蔣太守女甚相得二十夭殂悲不自勝離家居山中別業適陰雨晝卧室無人忽見複室簾下露婦人足疑而問之有女子褰簾入年約十八九衣服朴潔而微黑多麻類貧家女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

輕入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小字無病從父客遷早離顧復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為康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但僕輩雜居實所不便容旋里後當與聘之女次且曰自揣陋劣何敢遂望敵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冊卷孫曰納婢亦須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翻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當在房孫意少動留匿室中女閒居無事為之拂几整書焚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至夕遣僕他宿女俛眉承睫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去中夜睡醒則床頭似有臥人以手探之知為女捉而撼焉女驚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床頭豈汝處也女曰妾善懼孫憐之

俾施枕床內忽聞氣息之來、清如蓮蕊、異之、呼與共枕、不覺
心蕩、漸于同衾、大悅之、念避匿非策、又恐同歸招議、孫有母
姨、近隔十餘門、謀令適諸其家、而後再致之、女稱善、便言阿
姨妾熟識之、無容先達、請即去、孫送之、踰垣而去、孫母姨
寡媼也、凌晨起戶、女掩入、媼詰之、答云、若甥遣問阿姨、公子
欲歸、路賒之騎、留奴暫寄此耳、媼信之、遂止焉、孫歸、矯謂姨
家有婢、欲相贈遺、人舁之而還、坐臥皆以從、久益嬖之、納為妾、
世家論昏、皆勿許、殆有終焉之志、女知之、苦勸令娶、乃娶于許、而
終嬖愛無病、許甚賢、略不爭夕、無病事許益恭、以此嫡庶
皆好、許舉一子阿堅、無病愛抱如己出、兒甫三歲、輒離乳媼、

從無病宿許與不去無何許病卒臨訣囑孫曰無病最愛兒即令子之可也即正位焉亦可也既葬孫將踐其言告諸宗黨僉謂不可女亦固辭遂止邑有王天官女新寡來求婚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其美宗族仰其勢共慫恿之孫惑焉又娶之色果艷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不忍有所拂入門數月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笑啼皆罪時怒遷夫壻數相鬧鬩孫患苦之以多獨宿婦又怒孫不能堪托故之都邸逃婦難也婦以遠遊咎無病無病斂躬屏氣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床下兒奔與俱每喚起給使兒輒啼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媼來抱之不去强之益號

婦怒甚、毒撻無算、始從乳媼去、兒以是病悸、不食、婦禁無病
不令見之、兒終日啼、婦叱媼、使棄諸地、兒氣竭聲嘶、呼而求飲
婦戒勿與、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潛飲兒、已見之、棄水捉衿
號咷不止、婦聞之、意氣洶洶而出、兒聞聲輟涕、一躍遂絕、無
病大哭、婦怒曰、賤婢醜態、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
物、即殺王府世子、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抽息忍涕、請為
葬具、婦不許、立命棄之、婦去、竊撫兒、四體猶溫、隱語媼曰、可
速將去、少待于野、我當繼至、其死也共棄之、活也共撫之、媼曰
諾、無病入室、攜簪珥出、追及之、共視兒已蘇、二人喜、謀趨別
業、往依姨、媼慮為纖步為累、無病乃先趨以俟之、疾若飄

風。媪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兒病危，不復可前。遂斜行入村至田叟家，待門，待曉扣扉，借室，出簪珥易資，巫醫並致，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媪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媪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是日，孫在都，方憩息床上，女悄然入。孫驚起曰：既眠已入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久之久之，方失聲而言曰：妾歷千辛，與兒逃于楊，句未終，聲嘶大哭，倒地而滅。孫駭絕，猶疑為夢，喚從人共視之，衣履宛然，大異，不解。即刻趣裝，星馳而歸。既聞兒死妾遁，撫膺大悲。語侵婦，婦反唇相稽。孫忿，出白刃，婢嫗遮救不得近，遙擲之。刀脊中額，額破血流，披髮嗥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孫捉還，杖撻無數，衣皆

若縷傷痛不可轉側孫命舁諸房中護之猶待其瘥而後出之婦兄弟聞之怒率多騎登門孫亦集健僕械禦之兩相呼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宰不能屈逞廣文諄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怒曰堂上公以我為天下之齷齪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以吮人癰痔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孫公然歸王無奈之乃示意朋好為之調停欲生謝過其家孫不肯十反不能決婦創漸平欲出之又恐王氏不受因循而安之妾亡子死夙夜傷心思得乳媼一問其情因憶無瘸言逃于楊近村有楊家疃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

知者或言五十里外有楊谷道遣騎詣訊果得之兒漸平復相見
各喜載與俱歸兒望見父噭然大啼孫亦泪下婦謂兒尚存
盛氣奔出將致詬罵兒方啼瞋目見婦驚投父懷若求藏
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始甦孫詰曰不知如何酷
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盡離婚書送婦歸王果不受又舁還孫
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不與婦通乳媼乃備述無病情狀孫
始悟其為鬼感其義葬其衣履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
何婦産一男交手於項而死之孫益恐復出婦王又舁還之孫乃
具狀控諸上臺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孫控不已乃判
令大歸孫由此不復娶納婢焉婦既歸悍名躁甚三四年無問名

者婦殞悔而已不可復挽有孫家舊媪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猶其情似念故夫媪歸告孫孫笑置之又年餘嬬母又卒孤無所依諸娣姒頗厭嫉之婦益失所日輒涕零一貧士喪偶兄議厚其奩妝而遣之婦不肯每陰詭往來者致意孫泣告以悔孫不聽一日婦率一婢另壁跨之竟奔孫孫方自內出逆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婦牽衣復跪之孫固辭曰如復相聚常無間言則也耳一朝有他議兄弟如虎狼再求離逸豈可復得婦曰妾另奔而來萬無還理留則留之否則死之且妾自二十一歲從君二十三歲被出誠有十分惡寧無一分情乃脫一脫劍并兩足而束之袖覆其上曰此時香火之誓君寧不

憶之耶、孫乃哭、皆欲泪、使人挽扶入室、而猶疑王氏詐謾、欲得其兄弟一言為證據、婦曰、妾私出何顏復求兄弟、如不相信妾藏有死具在此、請斷指以自明、遂於腰間出利刃、就床邊伸左手一指斷之。血溢如湧、孫大駭、急為束裹、婦容色痛變、而更不呻吟、笑曰、妾今日黃粱之夢已醒。特借斗室為出家計。何用相猜。孫乃使子乃妾另居一所、而已朝夕往來于兩間。又日求良醫治創、月餘尋愈、婦由此不茹葷酒、閉戶誦佛而已。居久見家政廢弛、謂孫曰、妾此來本欲置他事于不問、今見如此用度、恐子孫有餓莩者矣、無已再靦顏一經紀之、乃集婢媼、按日責其績織、家人以其自投也、慢之、苟相誚訕、婦若

不聞及而課工惰者鞭撻不貸衆婢僕之妻悉課主計僕綜理微
密孫乃大喜使兒及妾皆朝見之阿堅已九歲婦加意溫卹朝
入塾常留甘餌以待其歸兒亦漸親愛之一日兒以石投雀婦
適過中顱而仆蹶刻不甦孫大怒撻兒婦藉力止之且喜曰
妾昔虐兒中心每不自釋今幸銷一罪案矣孫益嬖愛之婦
每拒使就妾宿居數年屢產屢殤曰此昔日殺兒之報也
阿堅既娶遂以外事委兒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死
孫不信婦自理葬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
滿室既殮香始漸滅

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嬙西施焉知非自

愛之者羨之乎、然不遭悍妬、其賢不彰、幾令人與嗜痂者
並笑矣、至鄒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立證菩提、
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歟

○○崔猛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稍有所犯、輒
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强武絕倫
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

盈階滿室、崔抑强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每
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唯唯聽命、出門
輙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
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尽割之、立斃、母聞大駭、呼
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
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針刺其臂、作
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
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兇橫之氣、恐難保
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知、
但一見不平、苦不自禁、力改之、或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

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以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棄笑而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感德、即或不效、亦無妨礙、崔請數、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即犯死罪、彼亦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祲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于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爲弟昆、踰歲東作、趙携家去、音問遂絕、崔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撝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縶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事甲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

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子券、貲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割、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搴簾而呼曰、唶、又欲爾耶、崔乃止、既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答、至夜和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忽啓户出、輙又還卧、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慴息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于床上、刳腹流腸、申妻亦裸尸床下、官疑申、捕治之、横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堪刑、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

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柰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絶裾而去自首于庭官愕然械送獄繫中中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厥屬皆詣讓中中曰公子所為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因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强出之以崔抵罪瀕就決矣會卿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僕也悲喜實訴趙排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等充雲南軍申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橦技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

掇田爲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脊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有事申輙矯命排解不相禀白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忍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刦掠或迕之輙遭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嬸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賕屬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瀹茗申默然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于官謂崔三年不給傭值崔大異之親與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

家將其父子壻婦并殺之。粘紙于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蹤。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訛，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閱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及明將革，申携家歸，仍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業叔所招無賴，據山為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報仇為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墻伏暗中。賊搜崔李不得，擄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極，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挂荊棘，即反勿顧。僕應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綃，遂效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啣枚

相逢之未遂固是人力亦天理之著挑仍多天快人心 15

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甲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紜，操戈未釋。甲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嗷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甲坌息急呼：東山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而出。甲乘間漏出其右，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甲自後斫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甲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甲從之。出一隘口，甲灼火于繩，徧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為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甲諫止之。集村人共謀，衆恇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于得仁族

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于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借巨炮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炮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東口伐樹置崖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遥聞馬嘶賊果大至繈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斷其歸路俄而炮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縶送以歸衆乘勝直

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錙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于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于谷口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鞫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劓刖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强冦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忼慨蓋鮮儷矣然欲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橦飛入剪禽獸于深闉斷路夾攻蕩幺魔于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為國効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蘄州木犢鎮有民女夜坐庭中忽星隕中顱仆地而死其父母老
而無子止此女哀呼急救移時始蘇笑曰我今為男子矣驗
之果然其家不以為妖而竊喜其得丈夫子也此丁亥間事

禽俠

天津某寺鶴鳥巢於鴟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鶴雛
團翼時輒出吞食盡鶴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人料其必不
復至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即逕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
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鶴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
聞風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異共視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
驟如風雨以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摧殿角大數尺許振翼而去

鶴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而雛猶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鶴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發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報仇之計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廷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飆然而來一擊而去妙手空空兒何以加此

濟南有營卒見鵲鳥過射之應弦而落喙中御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來郭間兩年餘貫矢如故一日卒坐轅門下鵲過矢墜地卒拾視曰矢固無恙耶耳適癢因以矢搔耳忽大風摧門門驟闔觸矢貫腦而死

○○○詩讖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為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賀氏獨居。夜為盜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柄。乃王晟之贈吳蜚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頗有佻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慘被械梏。誣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煢獨。有向其門誦佛千者。給以絮褲。至萬者絮襖。于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漸貧。惟日貨田產以給資斧。陰賂監者使市鴆。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裏邊吉矣。再矚又言。以是不果死。未幾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錄囚

癸吳若有所思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范以爾對先生熟視
爾使問王晟何人并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過立命脫其死械
自鹽移之倉范力爭之怒曰爾欲妄殺一人便了却耶抑將得他人
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吳俱莫敢言先生標朱籤立拘南郭某
肆主人主人惧莫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
題耶答云舊歲提學案臨有日照二三秀才飲酹留題不知
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曰既作秀才
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曰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
爾作何詭托王晟秀審視曰詩真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既知
汝詩當即汝友誰書者秀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

佐佐至呵叱如秀狀佐供此益都鐵萬殤成案某書者云晟其表兄也先生曰盜在此矣執成至一訊遂伏先是成竊賀美欲挑之恐不諧念托于吳必入所共信故偽為吳稱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于吳而實不期至于殺也踰垣入逼婦婦因獨居常以刀自衛既覺捉成衣探刀而起成懼奪其刀婦力挽令不得脫且號成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明者吳始悟詹澄者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閒請之笑曰此最易知細閱爰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遂攜此以增累者其嫁禍可知而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箑頭之

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真豈附者哄眠異史氏曰入之深者當其無有之用詞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焉豈非入其中深而不謂相士之道移于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鹿啣草

關外山中多鹿土人戴鹿首伏草中捲葉作聲鹿即群至然牡少而牝多牡交群牝千百必徧既徧遂死衆牝嗅之知其死分走谷中啣異草置吻旁以熏之頃刻復甦急鳴金施銃群鹿驚走因取其草可以回生

小棺

天津有舟人某夜夢一人囑之曰明日有載竹筍債舟者索之千金不然勿渡也某醒不信既寐復夢且書𩔗𩔗𩔗三字于壁囑云倘渠吝價當即書此示之某異之但不識其字亦不解何意次日留心行旅日向西果有一人驅騾載筍來問價某如夢索價其人笑之反復良久某牽其手以指書前字其人大愕即刻而滅搜其裝載則小棺數萬餘每具僅長指許各貯滴血而已某以三字傳示遐邇並無知者未幾英逆叛謀既露黨羽盡誅陳尸幾如棺數焉徐白山說

○○○邢子儀

滕有楊某從白蓮教黨得存道之術徐鴻儒誅後楊幸漏脫

遂挾術以遨家中田園樓閣頗稱富有至泗上某鄉家幻法爲戲婦女出窺楊睨其女美歸謀攝取之其繼室封氏亦風韻飾以華服偽作仙姬又授木鳥教之作用乃自樓頭推墮之朱覺身輕如葉飄飄然凌雲而行無何至一處雲止不前知已至矣是夜月明清澈俯視甚了取木鳥投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彩禽翔入與嬉撲之鳥已沖簾出女追之鳥墮地作鼓翼聲近逼之撲入裙底展轉閃爍女飛騰直沖霄漢婢大號奔在雲中言曰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姮娥也渠是王母第九女偶謫塵世王母日切懷念暫招去一相會張即送還耳遂與結褵而行方及泗水之界邊有無放飛爆者斜觸鳥翼鳥驚墮華朱

亦墮落。一秀才家，秀才邢子儀，家赤貧，而性方梗。嘗有鄰婦夜奔邢，拒不納。婦啣憤去，譖諸其夫，誣以挑引。夫固無賴，晨夕登門詬辱之。邢因貨產，徙居別村。有相者顧某，善決人福壽。邢踵門叩之。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鍾，何著敗絮見人，豈謂某無瞳耶。邢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固雖蕭索，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妄之。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人。邢終不以為信。顧推之出，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二女自天降。視之，皆麗姝，詫為妖，詰問之。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鄉里，女懼，始以實告，且囑勿洩，願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遂遣人告其家。其父母自女飛昇雲端，惶惑，忽得報書，驚喜過望，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報邢百

金，攜女歸，邢得艷妻，方憂四壁，得金甚慰，往謝蘭，蘭又審曰：尚未，尚未，泰運已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先是紳歸，請于上官捕楊，楊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牒追朱，朱懼牽邢，飲泣。邢亦計窘，始賂承牒者，借車鬻，攜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義，為竭力營謀，得贖免，留夫妻于別館，帷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期殀也，聞女寄邢家，信宿以為辱，反婚書與女絕姻。紳將議姻他族，女告父母，誓從邢，邢聞之喜，朱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時楊居宅從官鬻，因代購之，夫妻遂歸，出橐金粗治器具，蓄婢僕，旬日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耳。一夕，朱謂邢曰：孽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

其處磚石依然，或窖藏無恙。往共發之，果得金，因信顛術之神。厚報之。後女子歸，粧貲豐盛，不數年富甲一郡矣。

異史氏曰：白蓮殲滅，而楊獨不死，又附益之，幾疑恢恢者疏而且漏矣。孰知天留之蓋為邢也。不然，邢即否極而泰，亦惡能倉卒起樓閣，累巨金哉？不愛一色，而天報之以富，嗚呼，造物無言而意可知矣。

李生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蘭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游食緇黃，往來寄宿，輒與傾談，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擔囊借榻，其詞玄妙。信宿將行，固挽之，留數日。適生以他故歸，

僧隔早至意將別生雞鳴而往扣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熒熒疑其有作潛窺之僧趣裝矣一瘦驢縶燈檠上細審不類真驢頗似殉葬物然耳尾時動氣咻咻然俄而裝成啓戶牽出生潛尾之門外原有大池僧繫驢池樹裸入水中徧體掬濯已著衣牽驢入亦濯之既而加裝超乘行絶駛生始呼之僧但遙拱致謝語不及聞去已遠矣王梅屋言李其友人曾至其家見堂上額書待死堂亦達士也

○陸押官

趙公湖廣武陵人官宮詹致仕歸有少年伺門下求司筆札公召入見其人秀雅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傭值公留之

慧過凡僕、往來筵奏、任意裁答、無不工妙、主人與客奕、陸覘之指點輒勝、趙益優寵之、諸餘僕見其得主人青目、戲索作筵、押官許之、問僚屬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約三十餘人、衆悉告之數、以難之、押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肆中可也、遂徧邀諸侶、赴臨街酒肆、坐甫行、有按壺起者曰、諸君姑勿酌、請問今日誰作東道主、宜先出貲爲質、始可放情飲啖、不然、一舉數千鬨然、都散向何取償也、衆目押官、押官笑曰、得無謂我無錢耶、我固有錢、乃起向盆中捻濕麵、如拳、碎掐置几上、隨擲遂化爲鼠、竄動滿案、押官任捉一頭、裂之、啾然腹破、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刻鼠盡、碎金滿前、乃告衆曰、是不足供飲耶、衆異之、乃共恣飲、

既畢、會直三兩餘、衆秤金適符其數、衆索一枚懷歸、白其異于主人、主人命取金、搜之已亡、反質肆主、則償貲悉化爲蒺藜、僕白趙、趙詰之、押官曰朋輩逼索酒食、囊空無貲、少年學作小劇、故試之耳、衆復責償、押官曰某村麥穰中再一簸揚、可得麥二石、足償酒價有餘也、因覓一人同去某村主計者將歸、遂與偕往、登則淨麥數斛已堆場中矣、衆以此益奇押官、一日趙赴友筵、堂中有盆蘭甚茂、愛之、歸猶贊嘆之、押官曰誠愛此蘭、無難致者、趙猶未信、凌晨至齋、忽聞異香蓬勃、則有蘭花一盆、箭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竊、審之、押官曰臣家所蓄、不下千百、何須竊焉、趙不信、適某友至、見蘭驚曰何酷肖寒家

物，趙曰，余適購之，亦不識所自來，但君出門時，見蘭花尚在盆，某曰我實不曾至齋，有無固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押官曰，此無難辨，公家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頗多，今宵玉趾乘月往觀，但諸人皆不可從，惟阿鴨無害，鴨宮僮也，遂如所請，公出，已有四人荷肩輿伏候道左，趙乘之，疾于奔馬，俄頃入山，但聞奇香沁骨，至一洞府，見舍宇華耀，迥異人間，隨處皆設花石精盆佳卉，流光散馥，即蘭一種，約有數十餘盆，無不茂盛，觀已，如前命僕歸，押官從趙十餘年，後趙無疾卒，遂與阿鴨俱出，不知所往，

蔣太史

蔣太史超記前世為峨嵋僧數夢與故居菴前潭邊濯足為人偏嗜內典一意台宗雖早登禁林常有出世之想假歸江南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峨嵋居伏虎寺示疾坐化自書偈云翛然猿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墮業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自愧能仁

王阮亭云蔣金壇人金壇原名金沙其字又曰虎臣亦殁于峨嵋伏虎寺名皆巧合亦奇矣壬子典試蜀中蔣在峨

嵋、嵋寄予書云、身是峨眉老僧、故萬里歸骨于此、尋化去、

余有輓詩曰、西風三十載。九病一遷官。忽憶峨眉好。真忘蜀道難。法雲晴浩蕩。春雪氣高寒。萬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蓋用書中語也、

邵士梅

邵進士、名士梅、濟寧人、初授登州教授、有二老秀才投刺、瞻其名、似甚熟識、凝思良久、忽悟前身、便問齋夫、某生居某村否、又言其丰範、一一脗合、俄而生入、執手傾語、歡若平生、談次問高東海況、二生曰、獄死二十餘年矣、今一子尚存、此鄉中細民、何以見知、邵笑云、我舊戚也、先是高東海素無賴、然性豪爽、輕財好義、有

負租而鬻女者傾囊代贖之私一媪生隱逬官捕甚急逃匿高家官知之收高備極榜掠終不服尋死獄中其死之日即邵生辰後邵至某村恤其妻子遠近皆知其異此高少宰言之即高公子興良同年也

王阮亭云邵前生為棲霞人與其妻三世為夫婦事更奇高東海以病死非獄死邵自述甚詳

○○顧生

江南顧生客稷下眼暴腫晝夜呻吟罔所醫藥十餘日痛少減乃合眼時輒睹巨宅凡四五進門皆洞闢最深處有人往來但遥睹不可細認一日方凝神注之忽覺身入宅中三歷門戶絕無

入跡有南北廳事內以紅氈貼地略寬之見滿屋嬰兒坐者臥者膝行者不可數計愕疑間一人自舍後出見之曰小王子謂有遠客在門果然便邀之顧不敢入强之乃入問此何所曰九王世子居世子瘧疾新瘥今日親賓作賀先生有緣也言未已有奔至者督促速行俄至一處雕砌朱欄一殿北向凡九楹歷階而升則客已滿座見一少年北面坐知是王子便伏堂下滿堂盡起王子曳顧東向坐酒既行鼓樂暴作諸妓升堂演華封祝纔過三折逆旅主人及僕喚進午餐就床頭頻呼之耳聞甚真心恐王子知遂托更衣而出仰視日中夕則見僕立床前始悟未離旅邸心欲急反因遣僕闔扉去甫交睫見宮舍依然急循故道而入路經前嬰兒處并無嬰兒有數十媼蓬

首蛇背、坐卧其中、望見顛出惡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顛驚惧、不敢置辯、疾趨後庭、升殿即坐、見王子領下添髭尺餘、笑見顛笑問何往、劇本過七折矣、因以巨觥示罰、移時曲終、又呈齣目、顛點彭祖娶婦故、即以椰瓢行酒、可容五斗許、顛離席辭曰、臣目疾不敢過醉、王子曰、君意且有太醫在此、使合診視、東座一客、即離坐來兩指啓雙眥、以玉簪點白膏如脂、囑合目少睡、王子命侍兒導入複室、令卧、片時、覺牀帳香軟、因而熟眠、居無何、忽聞鳴鉦鍠聒、即復驚醒、疑是優戲未畢、開目視之、則旅舍中狗舐油鐺也、然目疾若失、再閉眼一無所睹矣

陳錫九

陳錫九邳人父子言邑名士富室周某仰其聲望訂為婚姻陳累舉不第家業蕭條游學于秦數年無信周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為繼室王聘儀豐盛僕馬甚都以此愈憎錫九貧堅意絕婚問女女不從怒以惡服飾遣歸錫九日不舉火周全不顧恤一日使傭媼以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死否女恐母慚強笑以亂其詞因出榼中肴餌列母前媼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水吾家物料姥姥亦無顏啖得母大恚聲色俱變媼不服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訊知大怒撮毛批頰撻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逆女女不肯

歸明日又來增其人數衆口嘵嘵如將尋鬬母强勸女去女潸然拜
母登車而去過數日又使人來逼索離婚書母强錫九與之惟望
子言歸以圖別處周家有人自西安來知子言已死陳母哀憤成
疾而卒錫九哀迫中尚望妻歸久而渺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
鬻治葬具葬畢乞食赴秦以求父骨至西安徧訪居人或言數
年前有書生死于逆旅瘞之東郊今塚已沒錫九無策惟朝丐
市廛暮宿野寺冀有知者會晚經叢葬處有數人遮道逼
索飯價錫九曰我異鄉人乞食城郭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捽之
仆地以埋兒敗絮塞其口力盡聲嘶漸就危殆忽共驚曰何處
官府至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卧者何人即有數人扶至

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孽鬼何敢爾、可速縛來、勿致漏脫、錫九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真其父也、大哭曰、兒為父骨良苦、今固尚在人間耶、父曰、我非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為吾兒、錫九哭益哀、父慰諭之、錫九泣述岳家離昏、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所、母念兒甚、可暫一往、遂與同車、馳如風、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重門、則母在焉、錫九痛欲絕、父止之、錫九啜泣聽命、見妻在母側、問母曰、兒婦在此、得毋亦泉下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來、待汝歸家、當便送去、錫九曰、兒侍父母、不願歸矣、母曰、辛苦跋涉而來、為父骨耳、汝不歸、初志為何也、況汝孝行已達天帝、賜汝金萬斤、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父數數促行、錫九哭失聲、

父起曰、汝不行耶、錫九哭、收聲、始詢其所、父挽之曰、子行、我告之、去

叢葬處百餘步、有子母白榆是也、挽之甚急、竟不遑別母、門外

有健僕、捉馬待之、既超乘、父囑曰、日所宿處、有少資斧、可速辦

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馬絕馳、雞鳴至

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尋至舊宿處、倚壁假

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礙股、曉而視之、白金也、市棺賃輿、尋

雙榆下、得父骨而歸、合厝既畢、家徒四壁、幸里中憐其孝、共

飯之、將往索婦、自度不能用武、與族兄十九往、及門、門者絕之、

十九素無賴、出語穢褻、周使人勸錫九歸、願即送女去、錫九還、

初女之歸也、周對之罵婿及母、女不語、但向壁零涕、陳母死、亦

不使聞得離書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女曰我不嘗悍逆何為出我欲歸質其故又禁閉之後錫九如西安遂造凶訃以絕女志此信一播遂有杜中翰來議姻竟許之親迎有日女始知遂泣不食以被韜面氣如游絲周正無法忽聞錫九至發語不遜意料女必死遂舁歸錫九意將待女死以洩其憤錫九歸而送女者已至猶恐錫九見其病而不內甫入門委之而去鄰里代憂共謀舁還錫九不聽扶置榻上而氣已絕始大恐正遑迫間周子率數人持械入門窗盡毀錫九逃匿苦搜之鄉人盡為不平十九糾十餘人鋭身急難周子兄弟皆被夷傷始鼠竄而去周益怒訟于官捕錫九十九等錫九將行以女尸

囑鄰媼。忽閫榻上若息。近視之。秋波微動矣。少時已能轉側。大喜。詣官自陳。寧恐周訟誣。周懼。啗以重賂。始得免。錫九歸。夫妻相見。悲喜交并。先是女絕食奄臥。自矢必死。忽有人捉起曰。我陳家人也。速從我去。夫妻可以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門。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廨。見公姑具在。問此何所。母曰。不必問。容當送汝歸。一日見錫九至。甚喜。一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恆數日不歸。昨夕忽歸曰。我在武夷。遲歸二日。難為保兒矣。可速送兒歸去。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相與驚喜。從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錫九于村中設童蒙帳。兼自攻苦。每私語曰。父言天賜

黄金。今四堵空空。豈訓詁所能發積耶。一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之曰。君陳某耶。錫九曰然。二人即出鐵索縶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始知郡盜所牽。衆憐其冤。醵錢賂役。途中得無苦。至郡見太守。歷述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爾雅。烏能作賊。命脫縲絏。取盜嚴梏之。始供為周某賄囑。錫九又訴翁壻反面之由。太守更怒。立刻拘提。即延錫九至署。與論世好。蓋太守舊邳宰韓公之子。即子言受業門人也。贈燈火之費以百金。又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以課文藝。轉于各上官游揚其孝。自總制而下皆有餽遺。錫九乘騾而歸。夫妻慰甚。一日妻母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

被械在獄奚女哀哭自投但欲覓死錫九不得已詣郡為之緩

頰太守釋令自贖罰谷一百谷批賜孝子陳錫九放歸出倉粟

雜糠秕而輦運之錫九謂女曰爾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烏知

我必受之而瑣瑣雜糠覈耶因笑却之錫九家雖小有而垣墻

陋敝一夜群盜入僕覺大號止竊兩騾而去後半年餘錫九

夜讀聞撾門聲問之寂然呼僕起視則門一啓兩騾躍入乃

向所亡也直奔櫪下咻咻汗喘燭之各負革囊解視則白鏹

滿中大異不知其所自來後聞是夜大盜劫周盈裝出適防

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騾認故主逕奔至家周自獄中歸

刑創猶劇又遭盜劫大病而死女夜夢父囚繫而至曰吾生

平所為悔已無及今受冥譴非若翁莫能解脫為我代求
婿致一函焉醒而嗚泣詰之具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即
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酹祝之即露宿其處冀有所見然夜
無異遂歸周死母子逾貧仰給于次婿王孝廉考補縣尹
以墨敗舉家徙瀋陽益無所歸錫九時顧卹之
異史氏曰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使為尚德
之達人也者即終貧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
以膝下之嬌女付諸頌白之叟而揚揚也某貴官吾東牀
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而金龜婿以諭葬歸其慘已
甚矣而況以少婦從軍乎

原缺